

◇ 负喧元 解良专栏



解良,辽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小说、散文作品见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草原》等期刊。出版小说集《兴京街》、散文集《赫图阿拉的月亮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返老还童

老友辗转加了我的微信,两人便有了几句对话。两年没你的消息,在哪儿呢?!我说在北京呢。去首都啦,干啥呢?返老还童呢。哈,带孩子呢。他一语中的。

我是幸运的,我常常这样想。如果外孙女早生几年,我还在任上不会来带她,她晚生几年,我又可能因老而带不动她。和外孙女在一起,我把它看成是生命的对接与承续。还记得我教她钟,何为顺时针,大针走出一格是一分钟,走一圈儿是六十分钟,就是一小时。这当儿,我眼前忽然跳出奥尔良火车站钟楼上那座时针逆行的大钟,它是美国电影《返老还童》的点眼。布拉德·皮特扮演的男主人公本杰明·巴顿生下来即一个老态龙钟的婴儿,生命反着走,越长越年轻,由老年返回中年,青

年,少年,直至变回一个婴儿。这不是反智主义者的倒行逆施,而是浪漫者在追寻逆时光。这样的“逆时光”就是返老还童,我正在享用。

人类不可能违反自然规律“反着长”,但人却可以“返老还童”,妙方如我——读外孙女读的书,唱她唱的歌,亲历她的童年,重温自己早已模糊了的童年。还是在外孙女咿呀学语的时候,我就吃惊地发现,几十年过去了,我小时候听大人讲过的故事《龟兔赛跑》《狼来了》,跟老师学唱的儿歌《两只老虎》《拉大锯》《丢手绢》仍然没有下课,还在婴幼儿世界里传承。和外孙女在一起,我要读自己想读的书几乎不可能,她一见我戴上眼镜,便以为我不陪她玩了,马上过来摘掉我的眼镜,还有手机,我要翻

一下,她就抢在手里。在陪伴外孙女的大多时间里,我与她一起重温儿时听过的故事,唱儿时唱的歌,又与她一起学会了好多新歌、新故事,认识了她的的小伙伴大眼蒙、蒙奇奇,还有火火兔和套娃。在童幼世界里拾趣儿,伴着幼童成长,陪外孙女一同唱“两个小娃娃呀,正在打电话呀”,感觉就像本杰明·巴顿一样正在返老还童。童心暖老,当有两只小拳头轻轻地给你捶背,一张肉嘟嘟的小嘴拱到你耳边讨好地说“我给外公捶背呢,我最喜欢外公了”,你心里不暖吗?没返老还童吗?

外孙女是满族。满族歌手阿克善唱了一支满语《摇篮曲》,我跟着唱,悠悠哲,巴布哲。外孙女在一起听,很快学会了唱。女婿有一把吉他放在家里,我学着弹,渐渐弹会了这支曲子,于是和外孙女约定,春节的时候祖孙二人一起为家人演唱一曲满语《摇篮曲》。

打糖

糖粘在牙上,总有些不得体的尴尬。“胶牙饧”又只是诗文里的正月吃食,如《荆楚岁时记》里“进椒柏酒,饮桃汤,进屠苏酒、胶牙饧”,如白居易那句“岁盏后推蓝尾酒,春盘先劝胶牙饧”,总觉得与素常离得远了些。而“打糖”,就是俗世小食。

打糖不是一贯的制法或性状的叫法,而是卖糖时的情状。

刀与小锤的铿叮之声是为一“打”。百无聊赖的午后或傍晚,即便街巷里脚步纷沓,卖打糖切刀与小锤的铿叮之声,也能穿透那些混浊,钻入各家门户。卖打糖的脚步与巷子里其他人不一样,他长年挑担穿街走巷,没有孩子的佻跬,亦不是老人的滞涩,比女人步履稳重,又比男人更有节律。伴着刀锤铿音脚步沓声,他的吆喝也有节律,“换打糖,破铜烂铁牙膏皮,换打糖,头发鸭毛烂胶鞋……”孩子们循声便都蹦起来,将平日里攒的牙膏皮破胶鞋鸭毛都趲摸出来,换三五块或一包打糖。打糖本是一整块,被装在担子上的小簸箕里,用一块布覆

着,就是鲁迅先生《华盖集续编》写的:“扁的,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。”只绍兴也叫“胶牙饧”,大概是江南文气的遗存。

铿叮之声渐近,香味也从布的丝缕里钻出来,钻进小孩们的鼻息。就各自攥着换糖的物什,老老实实排好队,又各个抿了嘴伸长了颈子,眼睛几乎要粘上那装糖的簸箕。卖打糖的卸了担,接过小孩们递上的物什,便揭开布,将刀立在整块糖的边缘,小锤子轻轻一敲,一小块糖就脱离了“母体”。此为又一“打”。

打糖无须称,每每打出来却大小都均等,同欧阳修的“卖油翁”一样,“唯手熟尔”。打糖与如今甜得发齁香得发腻的各种糖不一样,它似乎并没那么甜,却如同初夏田间风来,能翻出稻麦之香。将糖含在口中时,风便来了,一股子清气。抿一抿吮一吮,风里就添了些甘甜味,浅浅淡淡,又丝丝缕缕。忍不住嚼时,风在口鼻喉间鼓荡起来,香也稠起来,将起初的浅淡染成了青绿。及至嚼得剩了一星淀粉渣滓,青绿的风犹自清亮。

后来我看人发麦芽做糖,亦得一盆青绿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老家在湘南,大约沿用西南官话,老人们时常有些令人惊艳的古音。譬如,“刚才”讲作“顷刻的”,“思考”称为“默神”,“天亮”作“天光”,“太阳”是“日头”。老地名亦好,清和、正和、白廊、碑记、楚江、滁口、栖凤渡、乌石矶……每一处几乎都可敷衍出一篇清淑的小品文。只各种吃食的名称少了些文气,多以制法或性状命名。过年的吃食最有代表性,以米粉团搓成细长条捏成大环套小环的唤“套花”,捏成四角形似螃蟹的叫“螃蟹脚”,切成寸许长一根根的就叫“根子”,另一种极酥脆甜腻的吃食干脆直接叫“脆”……仿佛给吃食取名的与拟地名的不是同一批祖宗。

又转头一想,本就是俗世饮食,要那些文气作甚?比如麦芽糖,总不如家乡叫“打糖”来得直观有趣,连白居易过年吃的“胶牙饧”也不如打糖。“麦芽糖”像“硝酸异山梨酯”“头孢曲松钠”这些西药名一样,交代了原料或成分而已。胶牙饧倒有些意思了,却如饴

生命的拉链

母亲的后院种有许多树。小暑前后,棵棵树上都挂着蝉蜕。如果没有雨,风是吹不落它们的。走近了,侧耳还能听见呜呜的声音。在褪出皮囊之时,它们如果不抓紧树干,怎么能忍受那皮肉分离、生命重生的痛苦?

女儿对着这自然的奇迹两眼放光,却敬畏着,不敢去碰,伸长脖子盯着一只蝉蜕看半天,然后又是下一只。

她忽然无声地冲我招手,指着蝉蜕背上的一条缝说:“爸爸,蝉就是从这里退出去的吗?”

我点头。

她比试着脱衣的动作,疑惑地问道:“爸爸,你确定蝉蜕不是屋子,就像小鸡的蛋壳?蝉和蝉蜕是血肉相连的吗?”

这是无须怀疑的,房子如何能感知雨水,从地下趁着土地松软爬出地

面?那些细小如毛刺一般的脚,都要完好无损地从壳内褪出去,没有腾挪的空间。挣裂背,让柔嫩的背部慢慢探出,再一点点地拽出身体,把巨大的苦痛一寸寸品咂,那需要多大对生的渴盼和勇气!

“它们肯定很痛的,”女儿小声地说,“要是背后有一个拉链就好了,就像我的裙子。”

我不由想起母亲。生我的那天,她带着镰刀,到地里砍藤架。颇长的一截路,走到了就觉得肚子阵痛。在我之前,她已经有过两个男孩,因为营养和医疗不好都夭折了。凭着经验,她知道这是临产的前兆,又一个早产的孩子。

冬天的地里,除了风,没有动静,她感到绝望,弄不好,大人孩子都保不住。母亲靠近草垛坐下,那是棉花秆大豆秸堆成的,它们发出浓烈

的生活气息。

不是顺产,在这寒冷的冬天,母亲汗透衣裤。后来听人说,只要稍微泄气,后果不堪设想,干此行多年的接生婆都说绝对是奇迹。

有时候过年,母亲望着一屋子的儿孙,会说,那个时候,她手边就是镰刀,如果真的不行,她就要剖腹,拿出我。平淡中的语气透着毅然决然。

是啊,如果有个拉链多好,生命之门大开着,多少生命可以毫无悬念地降生,多少病痛可以毫无苦痛地摘除。

可忽然就一个冷战!这样的想法让作为成年人的我羞愧——这是对母亲的背叛吗?生命如此机械,还有什么尊严可言?什么时候,我们把工业的思维移植到了生命上?

如果有条拉链,是否成功就不值得期许?爱情就不再动人心魄?上天不会如同女儿一般悲悯,那是生命的尊严所在。成功的事业都曾经百转千回,伟大的灵魂都曾经炼狱轮回,不经历痛苦的产道,如何能分娩人世的奇迹?

◇ 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,男,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,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,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,主要从事散文写作,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